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11月14日

星期日

知 / 心 / 事 / 做 / 自 / 己

□ 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

据悉,我国的单身青年人口超过2.4亿,独居状态的单身人口直逼1亿人,不婚主义正在成为“新宠”。网上一档说话达人秀节目中,有一期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婚姻制度的存亡,有人说婚姻制度开始式微。

一些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女性,不再把婚姻作为自己的唯一归属;少数传宗接代思想淡化的男性,也不再将成家生子当成婚姻的理由。然而,从人口学、社会学的角度看,不婚主义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、生育率低等问题不容小觑;从人类身心健康的角度看,不婚者遭遇生理和心理疾病的概率有可能更高。新的选择自然会带来新的挑战。

我心戚戚,其情何依

37岁的书厢在高新区的一家科研单位工作。最近她很忙,周末经常加班。周末下大雪那天,已经一周没回家的书厢答应父亲当晚回去吃饭,父亲说妈妈要包她最喜欢吃的鲅鱼馅儿饺子。傍晚时分,爸爸在微信里问她几点回来,并嘱咐她天冷路滑别开车。她回复父亲“7点左右,放心吧”。

当书厢穿着呢子大衣走出办公大楼,被一股寒风呛了个寒噤时,思绪才彻底从项目难题中抽离出来。她晃了晃脑袋,缩了缩脖子,深深地吸了口清冽的空气,然后回身上楼取了块披肩围在脖子上。再次站到风雪中,她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听父亲的话,打车回家。可是,半个小时过去了,还是没有打上车。情急之下,书厢决定开车走。慢慢开呗,能怎么地!她想。

没有任何冰雪天开车经验的书厢,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自己的“后驱”车,艰难地在路上“爬行”,路程刚过一半,在一个微坡处,她不得不将车抛锚于路边。攥着两手冷汗下车的她,无助地站在寒风中,细密的雪花渐迷双眼。不远处,一个与自己遭遇相同的女子,等来了救援的老公。“老公,你终于来了,吓死我了!”“我告诉你别开别开,等我来接你,你偏要开!”“我不是没想到这么难走嘛,再说这么冷的天不想给你添麻烦。”“喊!平时你少给我添麻烦了?今天真该用到我了,倒学会矜持了。”两人的对话随着强劲的西北风,清楚地传进书厢的耳朵。看着夫妻俩相依相偎的样子,书厢心里那堵曾经无比坚实的墙突然坍塌了一角。她抬起双眼望着苍茫的雪夜,此时此刻,她又能向谁去撒娇呢?

书厢读研期间,也谈过两次恋爱,但都因她重科研、轻男友而分手。后来,受未婚女导师和她崇拜的颜宁的影响,便打定主意独身。与其被婚后各种琐事束缚住心气和手脚,真不如心无旁骛、清清静静地工作生活。

打不上车的书厢决定徒步回家。正想着心事,爸爸打来电话:“闺女,走哪了?”“爸,路上太堵,你俩先吃,别等我了。”“就知道天冷路滑不好走。我去接接你吧?”“不用爸,您放心,我就是晚一会儿到家。”“咱不急,你妈把饺子先冻进冰箱了,我们等你,

不急!”书厢的眼泪奔涌而出,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就是父母了。刚才最无助的那一刻,她真想给爸爸打电话,可是,又怎么忍心让60多岁的父母为自己担心呢?

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家的书厢,心情愉悦地饱餐一顿,然后说:“爸,妈,我想嫁人了!”听了女儿的话,老两口差点惊掉下巴。要知道,他们劝女儿嫁人已劝了十多年,也就这两年怕女儿烦才不大提了。“闺女,你……不是随便说说吧?”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。“妈,我是认真的。”书厢把当晚自己的所经、所想、所感告诉了父母,末了,她说:“我想找一个在风雪天能够让我依赖,关心我、帮助我的人。”父亲的双眼模糊了,他走到窗前,望着外面的雪夜,感慨道:“真是一场好雪啊!”

执手偕行的婚姻,不只为了创设并享受那些甜蜜浪漫的风花雪月,更为重要的是遭遇人生旅途风雪路段时,可以两情相依,扶危持颠。

我心惶惶,其情何殇

怡怡是书厢读研时的校友,与书厢不同,她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读研时,怡怡与师兄的朋友小谢相识、相恋。两人毕业前夕领了证,接着利用假期时间,去海边拍婚纱照,准备着走出学堂便走进婚姻殿堂。然而,意外发生了。

拍完婚纱照的怡怡和小谢,想在海水里多玩一会儿,他们换上泳衣,手牵手扑向大海。小谢说想游游泳,怡怡说行啊别游远了,小谢说你看着我游,怡怡说悠着点别想逃离我的视线。两人相距三四十米,几分钟后,小谢突然不见了。起初怡怡以为他在逗她,但过了段时间海面上仍然看不见小谢,她慌了。大声的喊叫,撕心裂肺的哭嚎,都没能让怡怡重新回到她的视线。第二天,在距事发地几里之外的海边发现了已经冰凉的小谢。

怡怡大病一场。生病期间,她的天空是灰暗的,她给父母留下遗书,说要去找小谢举行婚礼,于是割过腕、吃过整瓶的安眠药。无奈,母亲一刻也不敢离开女儿,直到有一天,心力交瘁的母亲晕倒在她床前,让床头柜的一角将头撞出个血窟窿。在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,怡怡抱着妈妈号啕大哭,她一遍遍地说着:“妈妈,都是我的错,我太自私了!”

致命的情殇将怡怡击倒在婚姻殿堂之外,从此,她给自己的爱情贴上了封条,其期限是一生。之后,她考取博士,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。十多年过去了,关于结婚,父母试着跟她谈过一次。爸爸说小谢的事是个意外,希望她能走出阴影,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;妈妈说未来的日子还很长,一个人过与两个人过味道不一样。怡怡却说她怕了,她害怕再给别人带去不幸。

书厢原本和怡怡约好将来老了一起过的,在决定嫁人的那个雪夜,两人在微信上聊了很久。书厢问怡怡要不要也换一下思路,怡怡却说她的情况不一样,她担心自己命不好,不能给对方带去幸福。书厢急了,留言道:我的大博士,能不能扔掉你的宿命论?不是有人说过命硬,愿意娶你吗?

书厢说的那个人是小谢的朋友、怡怡的师兄。小谢走后,师兄曾想方设法为怡怡提供心理援助,但收效甚微,原因是她的心扉不留缝隙。一年后,怡怡去上海读博,他们再次成为同一个

导师的师兄妹。起初他只想关心她、帮助她,但他慢慢发现怡怡是个坚韧、善良、正直、善解人意的姑娘,特别是当他得知她经常给小谢的父母送钱、物,每年重要的节日都要去谢家看望老人时,他被感动了。他多次试着去叩击怡怡的心扉,但都没有成功。其实怡怡对师兄也很有好感,可是她不敢让他靠近自己,她怕。当她把自己的恐惧和忧虑告诉师兄时,他立刻回应道:“我不怕,小时候算命先生给我算过,我命硬。”然而,怡怡还是没有答应。师兄说他会等,这一等,又是三年。

同疗愈其他的创伤一样,疗治受伤的爱情需要时间,但更需要勇敢。勇敢地接纳过去,勇敢地尝试前行,勇敢地创造未来。幸福永远会给勇敢者留有路径。

我心澹澹,其情何安

原本要独身的女儿想嫁人,这让书厢妈妈高兴得彻夜难眠。在她脑海浮现出的几个备选小伙中,最中意的莫过于老年大学班认识的王阿姨的儿子沐阳。

沐阳已年届不惑,他的相貌只能用一个字形容——帅。家有潘安貌儿郎,何愁引不来俏凤凰?然而,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沐阳不想结婚。当初,两位妈妈相遇并得知双方家中有一对大龄儿女,二人是何等的欣喜若狂,她们一度认为这是月老的精心安排。但是,纵使她们使出浑身解数诱导、劝说,还是不能帮他们完成一次约会。后来她们安排了一次家庭聚会,希望书厢和沐阳能先认识,再慢慢培养好感。可让她们失望的是聚会之后二人竟连电话都没打过一次。

沐阳爸爸曾经和儿子就婚姻问题深谈过一次,他说:“人这一辈子,都在追求完美,但在很多事情上应该先求完整,再求完美。比如人生的完整,不结婚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。”“您是听姑姑说什么了吧?”沐阳平静地看着父亲,“姑姑一直在给我介绍女孩,为了搪塞她我说都看不上。姑姑说我太追求完美,我随口一说‘宁缺毋滥’,其实真正的理由是我不想结婚。”“为什么不想结婚?总有个理由吧?”爸爸不满脸的不解。同样的问题沐阳也问过自己,后来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,他才明白自己的恐婚症源于原生家庭成长环境。

沐阳的父亲是二婚,发妻因病去世,沐阳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在他童年记忆里,父母吵架是家中永恒的主旋律,吵架原因多半来自哥哥。母亲偏心很重,好吃、好穿都先紧着他。父亲可怜大儿子,常常和母亲理论,有一次还气急败坏地给了她一巴掌,大骂她狼心狗肺是吃驴草长大的,结果妈妈离家出走好几天。夫妻感情不和睦、家庭关系不和谐不知不觉影响到沐阳对婚姻家庭的看法。童年的心理阴影最终成为他成年后的心理障碍。

沐阳曾经安慰妈妈:“现在这个社会不结婚很正常,你喜欢的明星胡歌,都没结婚呢!”

话是这么说,但孑然一身孤独老去,总是让人难以心安。

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,有人说在当代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婚姻以外的其他方式满足这些需求,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,最牢靠的归属感还是来自于家庭,最安全的安全感依然来自于血脉相连的亲人。所以,就算当下结婚是一项高成本、高风险的选择,也还是值得去试试。



不婚主义者的倔强:

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饮

□ 张冷